2020年十大文化事件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沈杰群

2020年，一个颇为跌宕的年份，注定会在史册里留下深深的刻度。

我们从未像2020年这样，被影响全人类的疾疫困住脚步；但我们也因此激发出巨大的勇气和热情，去接受和参与每一种变化，去怀念和珍惜往昔的美好。

这一年，因为疫情，我们每个人的文化生活都被彻底改写，也因为这场不知何时结束的危机，文化产业不同层面都在接受改变，开始摸索新的出路。

或许你会感慨，2020没能完成最初的愿望，或许你好想"撤回"重启"这一年。那么接下来这一份关于文化事件的盘点，我们希望带来一份供你参考的"回答"。愿你我温暖而有力地开启2021年。

视觉中国供图

1.抗疫文化作品

2020年的开始，一座城市，和一场忽然暴发的疫情，给这一整年的故事写下一个灰暗、寒冷的开头。然而，人心的力量和热度，足以让我们跨越苦难。医护人员投入一线战斗，普通人在远方给予问候。"谢谢你们""武汉加油"，越来越多鼓励和感恩的话语，代替了哀伤的叹息和无助的泪水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战场，文化作品担当的角色、承担的使命，是记录者。

写作者用文字，影视创作者用镜头。荧屏上涌现一批以抗疫期间真实故事为基础的影视作品，抗疫剧《在一起》《最美逆行者》，纪录片《人间世》、抗击疫情特别节目《中国医生战疫版》等；而普通老百姓也用自己的方式，记录疫情对日常生活点滴的影响，如武汉小哥拍摄的vlog《武汉日记2020》，还有弥漫人间烟火气的《温暖的一餐》《冬去春归——2020疫情里的中国》《余生一日》……

透过一帧一帧的文字和光影记录，我们如此回忆和疫情有关的2020年。

2.故宫建成600年

2020年，故宫建成600年。如今的故宫博物院，早已不是一个静止的博物馆，一片气势恢宏的建筑群，而是一座色彩鲜活的生活馆，一个活力四射的文化空间。

600年过去，宫墙如旧，但在当下年轻人的眼里已有了不同的容貌。如今的故宫，变得青春、平易近人，一到北京下雪天，故宫就热闹非凡，人比雪花还多；修复珍宝文物的匠人，成了备受年轻人喜欢的网红"男神"；一小件故宫文创产品、一支"紫禁城雪糕"都能受到热捧，《故宫日历》成了岁末最抢手的日历。《我在故宫修文物》《国家宝藏》《上新了！故宫》等影视、综艺，让静态的宫墙和尘封的历史散发光彩和魅力。

紫禁城600岁，我们在思考一件事：如何让中国的历史遗迹，都成为年轻人的最爱，成为全世界人类共享的文明财富。

3.电影业的停滞与重启

疫情来袭之后，中国电影行业按下了"暂停键"，观众暂别影院长达178天。整个行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，在苦苦挣扎的半年里寻求突围。

今年春节，在所有人的惊叹声中，《囧妈》选择在某网络平台免费播出，成为历史上首部网络在线首播的春节档热门电影。虽然这一事件引起全行业争议，但也促使我们思考电影行业技术的革新和未来播放模式。

《第一次的离别》，是今年7月影院复工后第一部上映的新片。这个片名仿佛成了一个和停滞半年的电影业相配的隐喻：正如逐渐恢复开放的电影院一样，离别的时间线无论延伸多久，我们始终都在等待与美好重逢。

国内电影业的重启，伴随着一些颁奖礼、电影节的举行——线上，成了主要阵地。相较于往年纯粹享受观影乐趣，大家相聚在电影节，都更关心"疫后电影业如何突围"，与此同时，一些全新的机遇正在生长出来。

通过互联网的力量，很多电影能够以更便利的方式跟观众见面，像《春江水暖》通过网络形式和观众见面，有些中小成本电影也通过这样的方式展示了自己的能力。因为疫情给行业造成的危机，大家发现，必须让互联网延伸电影产业，让行业延伸到一个更为广阔、自由的空间里。

4.疫情期间文化产业"云端自救"

2020年，因为疫情的冲击，"云时代""云端见"成了这一年充斥各种文化场所和消费空间的流行形式，虽然这一转变始于无奈，但危机也推动一些文化产业找到"新赛道"。

疫情期间，布达拉宫进行了1388年历史上首次直播，51分钟里有92万网友"云游"布达拉宫，并登上了布达拉宫红宫顶层；很多国宝真品都能无压力地展示在千万人面前。甘肃省博物馆拿出此前极少亮相的"马踏飞燕"真品，三星堆秀出了"祭山图玉边璋"。

来自西安碑林博物馆的解说员，和李佳琦于同一时段8点档开播，很多人无意逛进西安碑林博物馆直播间，竟然被迷住了，解说员讲足两个小时都难以下线，被网友称为"让我放弃李佳琦的男人"。

"云端自救"的文化产业，没有做不到的事。书店可以点"图书外卖"了，云端演出层出不穷。TME live举办了40多场"线上演唱会"：五月天、刘德华、刘若英、陈奕迅、周深、孙燕姿、Jessie J、Billie Eilish……疫情不能阻止我们继续享受文化生活，动动脑子，换一个形式，精彩依旧。

5.影视剧、综艺、游戏的"她时代"

这一年，也许你追过电视剧《二十不惑》《三十而已》，也许你为综艺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投过票加过油，学习工作之余还玩过《集合啦！动物森友会》《江南百景图》……"霸屏"的女性面孔多了起来，我们既爱看沉浸在校园爱情和求职困惑的妹妹们，也会迷恋社会打拼多年后重新思考自我价值的姐姐们，没错，我们迎来了"她时代""她经济"。

近年来的舆论场，中国女性拥有更多话语权和表达空间。女性从欲望客体，变为欲望主体、消费主体，以及创作主体。市场上为女性量身打造的文娱产品数量激增，以女性为表达主体的影视作品不断涌现。很多产品不再是男性垄断的专利，女性成为新的消费主力，同时她们在社交空间的活跃表现，也为影视创作、文娱产业注入血液和活力。

不过，在拥抱"她时代"的过程中，我们也要时刻警醒：我们必须是在以真正尊重的前提下，平等关注女性群体，维护她们的权益，而不是借着"她时代"名义，进行肤浅地消费、定义和炒作。

6.李雪琴与脱口秀出圈

脱口秀行业的欣欣向荣，有目共睹。提到脱口秀，前些年我们只能努力憋出三两个名字，到了今年，脑海里能浮现出一群人的面孔，以及他们的鲜明特点。

脱口秀是"舶来品"，在中国发展时间并不久。而当下，脱口秀行业的关注度是被直观量化的，好与不好，评价标准永远交付于看客，网络播放的实时数据说了算，热搜频率说了算。从2020年脱口秀的关注度来看，这个行业还在稳步发展，同时生长出一些不曾料想又别有风味的花朵。

李雪琴成了今年名气极高的脱口秀表演者。作为北大毕业生，李雪琴的职业发展经历，足以成为网友津津乐道的梗。远离顶尖名校的常规路线，去拍短视频，因为打破套路的策划走红，又站到了脱口秀舞台上被全网认可，进而成为风格独树一帜的公众人物。

有头脑，有趣，有自信。这样的配置，让李雪琴的成名富有合理性，也让我们很期待她未来更多的可能性。李雪琴的出现，也为脱口秀行业的下一步发展涂上乐观的色彩：可别小看脱口秀，配置要求很高的！

7.悬疑剧和"短剧集"模式升温

无人能抗拒悬疑片的魅力。2020年横空出世的"迷雾剧场"，以《隐秘的角落》《沉默的真相》等剧"封神"，将这一类型影视剧推到舆论场的焦点。同时，也掀起了网络"短剧集"模式的狂欢。另外，女性悬疑网剧《白色月光》《摩天大楼》也获得不错的成绩。

网络短剧集的传播"能量"超乎想象，《隐秘的角落》把"一起去爬山吗"变为爆红网络的段子，也将童谣《小白船》变成让人不寒而栗的"战歌"；优质作品的启发意义大于观剧"爽感"，《沉默的真相》《摩天大楼》直击社会正义、女性权益等社会"痛点"问题，年轻一代观众在悬疑网剧里有所思，有所得。

"迷雾剧场"的成功，也打破了原本认为演员去拍网剧是"混得差"的偏见。网剧不再是快产快销、品质低劣的代名词。但凡全力以赴投入时间和诚意的主创团队，都能得到市场的肯定和尊重。

8.五条人和乐队文化

2020年度第一火的乐队，当属五条人乐队。

《乐队的夏天2》在邀请五条人的时候，不知道会不会想到他们会火成今天这个样子。不能否认的是，五条人的出现，让这场属于夏天和乐队迷的约会，充满了意外惊喜，也拓展了大众对乐队文化丰富性的理解。

无论是在节目中登场时随性改歌的神奇操作，还是把奖杯装进"五条人"红色塑料袋的举止，五条人乐队的特别，注定要掀起一股被网友追随的潮流。即使很多人还听不懂他们的唱词，可这支来自广东小县城的乐队，已辗转于各种大型演出现场的舞台，变成本年度值得回味的文化符号。

去年也有用方言演绎自我风格的乐队，比如九连真人，再到今年的五条人，可以说明，那些对坚持本土文化、珍惜乡愁的乐队，大众始终葆有一份特殊的好感和痴迷。毕竟，这样的乐队是独立而可贵的，他们生于质朴的土壤，又不改初衷地笃信原生环境的价值，并自信地告诉全世界：我们认同且喜爱自己的模样。

9.丁真走红

在这一年的尾声，一个四川甘孜的20岁藏族小伙子丁真，在社交网络爆红。网友爱丁真什么呢？首先是看脸的，这一张脸，被评价为"野性又纯真"，笑起来纯净阳光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当这个藏族男孩被网友们发现之后，一举一动花式承包微博热搜。

丁真是"远方的少年"，他的家乡坐标，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，就给不少网友上了一堂地理科普课——网上发出惊叹"原来丁真是四川人"的声音不在少数，后来还来了一场各地"抢丁真"的热闹。

互联网每天都在创造热点，创造凝聚想象的网红。"他勾起了我对诗和远方的向往。"丁真走红，承载了相当一部人对纯净文化环境的浪漫想象。

即使丁真不会如网红、艺人一样积极"营业"，不会实时回应网友对他的万千喜爱，但他这份"不被改变"的状态，反而让网友多了一份好感和莫名的心驰神往。

在理塘旅游宣传片《丁真的世界》中，丁真说："外面的世界很大，但我还是最爱我的家乡。"对远在远方的人寄予童话般的遐思，未尝不是好事。只是我们都该更慎重投出这一束关注的目光，尊重他们的生活空间，少一点跟风、消费和炒作的猎奇心思。

10.诺贝尔文学奖评选

10月，等待诺贝尔文学奖公布的夜晚，已经成为近年来大众不愿放弃的"仪式感"。毕竟相较于其他诺奖奖项，文学之于普通人的亲近感略强一些。哪怕不少网友只是调侃一句，"今年村上春树会陪跑吗？"等到奖项公布，盯着陌生的名字瞅一眼，大笑一声："呀，又不是村上春树！"都让诺贝尔文学奖充盈着浓郁的大众参与感。

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，是一位美国女诗人，露易丝·格丽克。显然，这个名字对国内读者是"冷门"的，但是也有她的读者，以及为之努力的人。比如，国内较早翻译格丽克诗歌的译者柳向阳，曾为翻译和出版中文版本，耗费了10多年心血。格丽克获奖后，大家都去祝贺译者，多年默默努力没白费。译者很淡定，大家若能因此去翻一翻她的诗歌，这也是好事情。这位女诗人自身"毛毛虫变蝴蝶"的命运，持续超越和克服自我的人生，亦能给我们深刻启发。

到了来年10月，大家依然会围观"文学奖花落谁家"的热闹。只是，对待这样一个当前世界范围影响最大的文学奖项，或许我们要摒弃"冷门"和"实至名归"这两种简单粗暴的评价口径，而是努力离文学更近，离作家更近。起码，在那一个夜晚之后，你的书单里增加了几本书。

专 访

看完朱德庸的漫画会开怀大笑，然后流下一滴眼泪

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都带着他的天赋，有人的天赋是画画，有人的天赋是音乐，有的是工程有的是科学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

回忆自己人生中仅有4年的上班经历，朱德庸发了一条有点"凡尔赛"的微博："大家可能不知道，我以前上过班，公司对我非常礼遇，别人要上班八九个小时，我只要两三个小时。但我在那上班的四年中，没有一天是心甘情愿去的。最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冬天，走在上班的途中一阵哆嗦，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强迫自己了，当天我就辞职了……"

最近，朱德庸漫画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全新包装出版。这距离他上班已经过去了几十年，距离这部漫画首版也已经16年，可好像，人们对上班这件事的心态，依然如故。

在接受中青报·中青网记者专访时，朱德庸说："非洲大草原上有狮子、鳄鱼、大象、野牛、野狗、斑马、长颈鹿……非洲大草原不会跟动物们讲，你只能成为狮子。我相信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，都带着他的天赋，有人的天赋是画画，有人的天赋是音乐，有的是工程有的是科学。人要恢复自己的本能，去做你的本性所选择的事。"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现在我们读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，好像仍然是在读一本新书，仍然会引发共鸣，这是为什么？

朱德庸：我发觉人的一生，大部分时候都不是自己决定的，出生，上幼儿园，上小学、中学、大学……我从小不喜欢上学，每次暑假结束要开学，我就在教室里莫名其妙地嚎啕大哭。别人还以为我生病了，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上学实在太无趣了。

人需要选择去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而不是追寻别人给你的指示。如果因为哪个行业好赚钱，就一窝蜂地都往里挤，而其实根本不适合，挤进去的那个人的痛苦指数就会比一般人高。

人上班的心态是绝不可能改变的。大部分人上班是为了生存：周一到周五贩卖灵魂，周六周日用消费享受的方式，把灵魂赎回来，如此循环往复。还有所谓的成就感，现在人们可能把成就感的定义给狭隘了，成就感其实是非常多的，比如你做了自己喜欢做的事，这是成就感，未必要在工作上体现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疫情期间，许多人对上班的心态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，比如家里待久了想去办公室？

朱德庸：动物学家研究发现，金刚猩猩的DNA和思维与人类的非常像，在长久所处的环境中会感到厌烦，动物园就发生过金刚猩猩"越狱"事件。所以，人在没班上的时候，会想念上班。而且，人都不喜欢被迫，之所以不喜欢上班是因为每天都被迫去上班，而长时间待在家里，也是一种被迫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这期间你的生活和工作发生什么变化了吗？

朱德庸：我是台湾最早的soho族，疫情对我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影响并不大，并没有被困在家里的感觉。疫情对很多人来说会是一个巨大的变化，但这是一个让人可以看清自己的机会，观察一下真正的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

对我比较大的一个影响是，我会省思，人类经历疫情后会有什么变化？疫情来了之后，很多行业暂停了、消失了、改变了，人要生存下去，很多观念需要改变，需要创造力。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想，未来会怎样？人在变化了的大环境中是否还会持续荒谬的本性？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会不会针对疫情和生活的变化而专门创作作品？

朱德庸：不会专门创作一本书，但可能会放到《大家都有病》这个系列中。第一是面对生死的问题，第二是面临选择的问题。选择待在家里还是出门，只是很初步的选择；更深层的选择，是弄清楚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比如，有的人曾经每天都在外面跑，但疫情期间待在家里，他发觉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适合独处的人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与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同期出版的还有你的《什么事都在发生》。出版社称这是一部"用灰色幽默为你颠覆人间困境的答案之书"。什么是"灰色幽默""和"黑色幽默"有什么区别？

朱德庸：总之都不是一种让人看了之后心里很舒畅的幽默。但我觉得我的幽默一直都属于"灰色幽默"，记得很久以前有人跟我说过，每次看完你的漫画会开怀大笑，笑完之后会流下一滴眼泪。

灰色幽默是一种淡淡的悲伤，而黑色幽默是一种血淋淋的教训；灰色幽默会把你刺痛，但不会把你刺伤，而黑色幽默是会把你刺伤的。对于一个从事幽默创作的工作者来说，我并不倾向于把它们分得那么清晰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希望读者看了你的作品后会有什么反应？

朱德庸：我在创作的时候，从来没企图去影响别人，这只是创作者自己的胡思乱想——老实说，你都不晓得读者在哪里。我创作时，必须要先触动我，才有创作的冲动：换句话说，我创作时，第一个请示的是我自己。

创作《什么事都在发生》的时候，我经历了很多事情，对人生也开始有很多疑问，然后才用这种方式把它创作出来，也希望能让别人有机会想一想，自己的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在90则故事里，我让你看到男人的困境、女人的困境、恋爱的人的困境、结婚的人的困境，年纪大的年纪小的，还有小猫小狗和外星人……我让你看到他们的人生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是不是也是其中的一个？

朱德庸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创造了那么多漫画形象，其中有哪个最像自己？

朱德庸：在《什么事都在发生》里，我觉得我是默剧人；在《关于上班这件事》里，我觉得我是其中一个职员；以前画《绝对小孩》，我觉得我是那个叫"讨厌"的小孩……我画任何作品，不可能不把自己投射到里面，至于具体化身到哪一个四格漫画或者哪一则故事里，我是不会跟你讲的。

中青报·中青网：你曾经说过，与漫画家这个身份相比，更认可自己是一个人性观察家，漫画是自己观察人性、观察世界的表达方式。那假如不画漫画，你会通过什么艺术形式来表达自己对人生和世界的思考？

朱德庸：我可能会做音乐，会做手工艺品，不需要有人听，不需要有人买，无关生存。我小时候住过一个老房子，充满了童年的记忆，如果我有一块地，我想重建那样一座房子，里面的家具都由我来做。那个房子孕育了我长大后的创作，也是形成我人生观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

哪里才

□ 秦珍子

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偷拍。

尽管做足了心理准备，我还是有点慌张——单手启动手机，假装看时间，迅速点开某电商平台图片搜索功能，让镜头扫过眼前的一枚戒指。

结果令人唏嘘。那枚号称"手工打造、独一无二"的戒指有无数个孪生兄弟，从包邮99元到月销499笔，发货地天南海北。

站在珠宝店"原创不易，请勿拍照"的招牌下，我旋即原谅了自己。

"谢谢老板，我再考虑考虑。"我说，保持着一个都市人良好的假笑。

走出店外，大理的天空澄澈，脚下石板拙朴，隐约听见红嘴鸥在不远处狂叫，我想笑："谁又买那8块钱二两的鸥粮了"。

2020年忍饥挨饿的旅游业遇上我这种抠门游客，简直要倒找一把米。不管吃住还是购物，刷一刷，扫一扫，照一照。能"满100减5"的，绝不直接埋单；刷评论先点"差评"标签；问价时文雅，砍价时残暴。要感谢群众的力量，无数人来过，本着互联网精神标记出栽过的坑，让后来人顺利绕行。

说实话，这感觉挺累，也挺无奈。

云南，多年来一直是国内旅游的金牌目的地。丽江的山，大理的海，连啤酒都叫"风花雪月"。找文化，找自由，找浪漫，是理想之所。而今抵达，却有步入巨大购物中心之感。三步一家鲜花饼，十米一家普洱茶。手工皮具小饰品，珍珠奶咖大鸡排。北京南锣鼓巷自称"绝无分店，抄袭必究"的箱包铺子，大理古城能找到3家，丽江古城估计有5家。夜宿古城，远处有彻夜的动次打次声。漫步蝴蝶泉景区，忽然就看见王语嫣和段誉的塑像。景区提供的服务包括让游客举着麦克风对着泉水呐喊，有位女士高亢而持久的"我要变成有钱人"激发出30米高的喷泉。真尴尬，除了路是老的，树是老的，一切都是全球化的。

我计划9天的云南之行似乎变成了连续去9天鼓楼商业街，更可气的是，风花雪月喝起来太淡了，还不如在鼓楼的云南菜馆喝燕京。

商业到骨头里的"远方"，倒逼出我这种游客，背诵着攻略，划拉着手机，明明是出来放假的，却比上班时更较劲。没办法，从都是商店的地方，到都是商店的地方，打工人薪水来之不易。一个老板为了多卖我果茶，铲子进出袋子七八次，促销方案从9折调整到买一赠一，我横竖一句话，喝不完，就称30块钱的。我怀念小时候，兔头要去成都啃，蛤蜊得上青岛捞，如今的远方没有特产，最好的相遇是屏幕上看见一个顺眼的带货主播。

我也知道："远方"最贵重的东西都不卖。洱海的波浪打不上价签，只会打上岸边。红嘴鸥不会为慷慨的喂食人改变迁徙的路线。充足的日照下，最懒惰的花匠也能拥有最绚烂的花房。古墙"永镇山川"，雪峰巍然屹立。水流穿过镇子，日子有着悠然的拍子。当然，想获得这些意义，也得人少的时候去。

最近，世界旅游组织发布数据称，2020年1-10月，全球国际游客比去年同期少了9亿人次，过完元旦，就得少10亿了，降幅超过70%。参考过去20年，2003年有非典，降0.4%，2009年闹金融危机，降4%，比之今年，就是毛毛雨。中国把疫情控制住了，保住了国内游客久宅之后渴望的释放和远方。有金融机构统计，国庆节时，旅游业同比恢复了七八成，有的互联网旅行服务平台，还宣布实现了机票、酒店、景点门票预订成倍增长。登上媒体头条的黄金周新闻照片，和往年一样塞满了人头，只是人们脸上多了口罩。"人太多"的抱怨，有了点凡尔赛文学那味儿——国内安全啊。

我选择在淡季中的淡季出行。"十一"已过去良久，春运还远未到来。云南一年的极寒时刻，春城卖得动羽绒服。即使是这种时候，丽江古城依然热闹非凡，网红餐厅傍晚6点刚过就开始排队叫号。游客多了，大理古城的流浪猫都挑食了。

最终，我宅在双廊。尽管一条街上有3家"网红老奶奶烤乳扇"，能看见上百幅舞蹈家杨丽萍的广告画，终归还是个安静、有生活气息的地方。洱海边的下午特别漫长，好像能做很多事，又好像什么都不用做。红嘴鸥成了精，逡巡着空中接食，海天一色，人鸟同乐。我终于突破了收款二维码的重重包围，嗅到某种远方的气息，它与任何交通工具能抵达的极限并无关系，也不因气候、语言、文化的差异而凸显。它是一种惯性生活的骤然中断，在信号恢复之前，提供一辆驾着可能性的南瓜马车。

进不进景区，买不买特产，尝不尝小吃，喂不喂鸟都没那么重要……等一下，其实又很重要。

旅途中的一站是沙溪，古镇免费溜达，但镇中古寺收取门票。只在寺外瞧了一眼，我就决意买票游览——多贵也要买。因为那寺庙古雅极致，无甚现代工业雕琢，好像时空远处定格的一帧，沉默而脆弱，我真怕游客不买票，就没人出钱保护它了。

进去细看，木质建筑保存完好，展厅设计巧妙，不仅有宗教文化展示，还有沙溪古镇修复、发展的历史长廊，可称得上一座小型博物馆。区区10元门票，超值。我不禁沾沾自喜，觉得买那张票非盲目的游客所为，而是干了件有价值的事。

待到收假回京，我忍不住又在办公室提及此事，颇有炫耀之意。

"你说的就是兴教寺吧？"一位同事问。

"对！对！"我忙不迭。

"人家超不缺钱，这你都不知道。"